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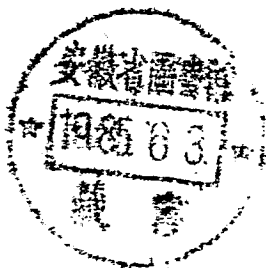
萬有文庫

第一集一千種

王雲五編

西洋古代教育

孟憲承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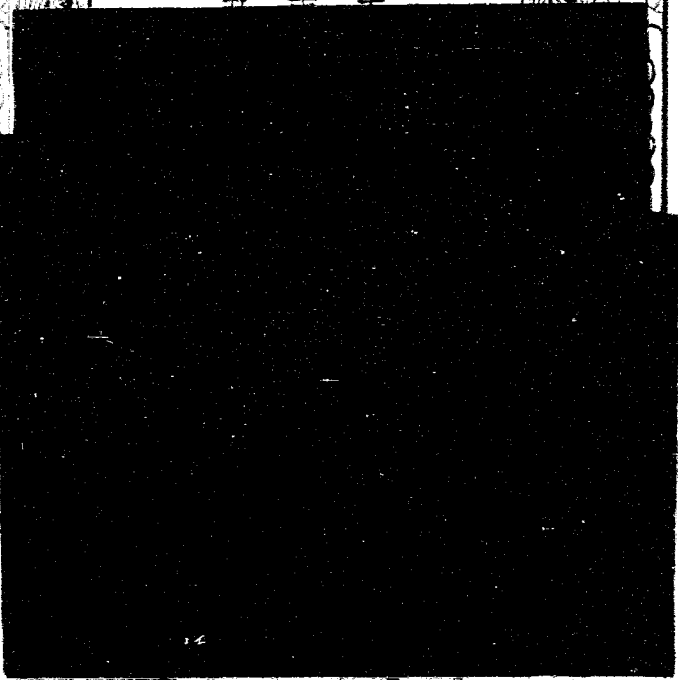


商務印書館發行

萬有文庫

第一卷一千

第一卷
五 五



039346

西洋古代教育

孟憲承著

師範小叢書

西洋古代教育

目次

第一章 緒說	一
第二章 希臘教育的前期	六
第三章 希臘教育的後期	一八
第四章 羅馬的教育	四四
第五章 中古時代的教育	五一
參考書舉要	六三

西洋古代教育

第一章 緒說

一

「教育起源於什麼時候？」有人要問：

我們可以說：有人類社會的組織，就有教育了。社會裏的個人，有生有死，而社會的組織，卻不斷地綿延。這一方面靠着生理的繁殖，一方面更靠着成人把他們所獲得的經驗——習慣、技能、知識、理想——傳遞給幼年。社會生命的火把，就這樣一代一代地傳遞下去，永遠是燃燒着。這經驗的傳遞，便是最廣義的教育。在這意義上，教育的起源，和人類社會的起源，同其邈遠了。

但這最廣義的教育，在原始人類，並不具有我們今日의各種教育形式。他們學打獵、飼畜、烹飪，

學戰鬪，學製機械，在兒童時期，只是模仿的遊戲（*imitative play*）；較長大些，便跟着成年去做，是一種直接的參加（*direct participation*）。這是他們所有的實際教育。他們要獲得成年社會的習慣、道德，便有一種『入族儀式』（*initiation ceremony*），兒童一到成年，受最嚴厲的教誡，行最鄭重的宣誓，纔能加入成年的社會。這就是他們的理論教育了。杜威（*Dewey*）說：

『野蠻的社會大半靠着團體生活去灌輸幼年人以必需之傾向，成人需要何團體生活去維繫他們事羣的忠心，即幼年人需要何團體生活以資觀感。除了收納青年做團體中完全分子時所用的「儀式」外，他們並沒有特別的方法，材料，或制度，用來施行教育。兒童大半靠着參與成人所做的事，去學習些成人的風俗，獲得他們全部的感情和觀念的模樣。這種參與有一部分是直接的，就是參與成人的職業，做一個學徒；有一部分是間接的，是好像戲劇的扮演作用，兒童效法成人的動作，由此學得成人的榜樣。依野蠻人看來，找出一個地方，專備人學習之用，除學之外，無所事事，似乎是一件荒謬的事情。』（見杜威民本主義與教育第一章。）

到文化進步了，成年的經驗，單憑着遊戲的模仿，或直接的參加，便不能傳遞的了，這纔不能不

有直接的教育。文化愈演進，直接教育的需要愈增加。到我們今日，一個人到二十歲的年齡，還不能脫離學校的生活。

我們講教育史，應該從正式的、直接的教育開始時開始。

二

上古歐洲文明的出發點，一是埃及的尼羅 (Nile) 河。一是亞洲西部的阿付臘底斯 (Euphrates) 和底格里斯 (Tigris) 兩條河。兩河流域又喚做美索不達米亞 (Mesopotamia)。在那裏，文化的中心點，先在兩河下流的巴比倫 (Babylon)。次由河上溯到亞敘利亞 (Assyria)，復又回到下流的巴比倫，但換了加坦人 (Chaldeans) 做主人翁。還有兩河流域的西鄰，有兩個民族，雖然政治上沒有獨立的地位，對於歐洲文化，也各有極大的供獻。一是創造基督教 (Christianity) 的希伯來人 (Hebrews)，一是發明拼音字母的腓尼基人 (Phoenicians)。

關於上列各民族的教育，遺蹟既是稀少，材料也不易搜尋，我們在這小冊裏，也就「缺如」了。

我們講述西洋古代教育，從歐洲文明之花開放得最爛漫的希臘（Greece）和羅馬（Rome）開始。

在希臘的斯巴達（Sparta）強盛時期，約西曆紀元前750以後，相傳羅馬城也同時建造（紀元前753）。希臘亡於紀元前338，那時羅馬漸漸稱雄於意大利了。說希臘政治生命的斷絕，並不是說她文化生命的中衰。在事實上，她的文化，正在跟着羅馬政治勢力膨脹。到了紀元476，羅馬陷落，日耳曼蠻族各部落，在歐洲橫行，希臘和羅馬的文明，纔黯然地埋沒了。

希臘在人類史上，開闢一條新路，就是她在絕對受『民俗習慣』（folkways）之模仿的支配的先民中，第一次開了個性自由活動和創造的紀錄。在沉霾的古代，放出文學、哲學、藝術，乃至學科的奇異光彩來。希臘人是富於想像的、藝術的、創造的。至於羅馬人，恰恰相反。他們是具體的，務於實行的。但是他們的實際組織的能力，也就勝過了希臘人。他們遺留在歐洲文化上的寶產，是政治、法律的典章制度。希臘和羅馬，成了歐洲文明最早的兩個原素。

從西羅馬滅亡（476）到第十四世紀初年（1301）之間的八百年，是歐洲史上的中古時代。（舊

說以美洲之發現——1492——或東羅馬帝國之淪亡——1453——作爲上古和中古的界線。我們在文化的立場上，主張以文藝復興（Renaissance）運動開始年代，來分割上古和中古，比較合理些。請參考陳衡哲女士西洋史上冊一五二頁。）

中古時代，也稱爲『黑暗時代』（Dark Age）因爲日耳曼的蠻族，起先把希臘羅馬的古文化摧毀了。但是，看啊！光明也就從黑暗裏透射出來。這『譬如春天將來之時，雖然朝風夕雨，天陰地濕，而燦爛的春光，卻是非此不得釀成的。』第一，支配中古歐洲人思想行爲的基督教，雖然一方面幫着壓迫古代的文化，一方面又潛潛地護藏着古代文化的種子。第二，日耳曼民族，也具有特殊的創關的進取的天才，先受了基督教的洗禮，再受了希臘和羅馬的薰陶，終於造成了今日歐洲人的生活和文化。這樣，基督教和日耳曼人，又是歐洲文明的兩個原素。

這小小的一冊『西洋古代教育』就先從希臘的教育敍起，次羅馬的教育，復次中古基督教的教育，到文藝復興前爲止。至於那可愛的文藝復興後的教育，在這裏就不得不割愛，留着在『近代西洋教育』裏再講述了。

第二章 希臘教育的前期

一

「這一千年的希臘歷史，我們應該把他當做西方歷史的大轉樞看待。同時牠又靠了西方，成爲世界史的大轉樞。這個歷史有三件特殊的事情，是最當注意的：第一是他所收束的，第二是他所成功的，第三是他所開創的。他所收束的，是太古時代的傳說和威權的專制。他所成功的，是世界上最美麗最完備的文學和美術上的創造，而且他所佔的時期，又是異常的短促。他所開創的是近代科學的建設，和我們生活的文化制度。」

英國有名歷史家馬爾文(F. S. Marvin)在他所著 *The Living Past* 裏面這樣說的，希臘在世界的文化上的確佔着這樣偉大的地位。教育是社會的活動——是文化的一部門。我們要知道希臘的教育，先須對於希臘的社會和文化，作一番觀察。

希臘是巴爾幹半島南端的一個半島，隔着狹的地中海和亞洲歐洲兩大陸相望。科林斯灣（Gulf of Corinth）又把牠橫衝成南北兩部，所以牠的海岸線很長，而多曲折。平均牠的境內，無一處距海岸有一千里遠的。良好的港灣也很多，因此，航海和貿易，成爲他們民族的特長；地中海的東岸的名城巨埠，差不多都有他們的足跡。班都斯山（Pindus）從北面蜿蜒的走來，隨着這山脈在國境內的伸展，天然的劃成了二十餘個小國家，——其實不過二十餘個都市，這種以山脈做天然界限而形成的許多小國，是便於各自爲政的。因此「都市國家」（city state）「民治主義的自治政府的組織」在古代的希臘，很早的建立了。那邊有的是溫和的氣候，美麗的風光。到處是蒼鬱蒼翠的叢山，面着明靜一碧的大海，光輝的太陽，懸在蔚藍的天空裏，撫慰着大地的一切，完成了自然界的美妙。這樣的境地，自然的陶醉了人們的心靈；愛美的心，無形中給環境激發起來。無怪乎希臘人把「美」看做僅比神次一等的重要。那邊的物產，也很富饒，千萬章的松杉，在山上森森的錯立着。橘柚、橄欖、無花果、葡萄等佳果，點綴着山坡。山麓的草原，又是飼畜牛羊的放牧場；海邊有很大的漁區，山坡上也有肥沃的田土。這樣，希臘人對於物質的供給，又是非常豐厚的。

他們的生活，是幽閑而簡單的，因為他們有五六倍於他們的奴隸，為他們做飯烤麵包，以及一切家庭間煩瑣的雜事。（希臘人說：奴隸制度是使他們成為真正文明國民必具的制度；因為這些奴隸，給予他們可寶貴的閑暇。）他們的住所是很樸素的，一所土坯的屋子，只有四垛牆，一個屋頂，一扇通大街的門。廚房、坐起間、臥房等都圍繞在院子的四周。院子內一線噴泉，一座石像，幾顆樹木，很幽靜的布置着。他們的飯菜也十分簡單；所以他們吃一餐飯，絕對不需要很長的預備時間。他們吃麵包、喝酒，也吃菜，肉便不大吃了。他們的服裝很潔淨，耀眼的顏色，古怪的式樣，亞洲人所愛好的那種服裝，他們是很討厭的。他們祇穿一件長的白衫，打扮得很漂亮，如同現在意大利軍官穿着的藍色的斗篷似的，頭髮鬚鬚修飾得清楚。女子的服裝，更是避去引人注目的繁豔，否則他們便要認為俗氣了。（房龍人類的故事 Van Loon: The Story of Mankind, 沈性仁譯本上册七〇頁。）

在政治上，因為他們是都市國家，國土小，直接民權便於行使，所以成了現代德謨克拉西（Democracy）的濫觴。因為他們環境的優美，使他們在藝術上有許多新的創見，阿林比亞的神殿，大祭

時的詩歌、音樂、戲劇、裸體的角力姿勢的雕塑、愛奧尼式科林斯式的建築，都使今日讀希臘史的我們，感到無限的生命之美的活躍。又因他們業商，常到各處去走動，智識的傳遞，隨着商品而與各地起對流。他們到一處發現了和自己國裏不同的風俗習慣時，便起懷疑；要解決懷疑，非憑着理性去自由思考不可。所以他們對現實的研究，從不受神話的蒙蔽，和教士的愚惑。全歐洲還高臥在愚昧的神權的睡鄉時，他們便發明了土水氣火的宇宙起原說，並且在醫術上算術上都有不少的發明。這種理知的科學的精神，一直造成現代西歐自然科學的空前的進展。便是在宗教上，他們雖也同樣的崇拜神，那象徵着希臘的美和智的阿婆羅神 (Apollo) 便是他們所崇奉的了；可是他們對神的觀念，並不如印度那樣的厭世，和希伯來那樣的空虛。他們不過把現實的生活上加一度理想化，便成爲神的國。所以風神雨神，在希臘人心目中，並不是萬能，不過稍爲比人靈異些罷了。在道德方面，他們也能憑着理性，不受任何支配，束縛的去自由確立自己的人生觀。

二

要詳細敘述希臘先史時期的教育，是不可能的。因為那時書契未作，所以人類活動的體相，我們無記載可以憑藉。幸而大詩人荷馬的作品，還能流傳到現在；他的作品中，還能畫出希臘最早的教育輪廓來。

荷馬(Homer)相傳是希臘最古文學傑作兩大敘事詩 *Iliad* 和 *Odyssey* 的作者。他的生年，無從考究。但從他的著作中去推想，大概在紀元前 850 年至 800 年間。關於他的誕生地點，曾經惹了一場很有趣的爭執，便是有七個大都市，互相爭論，以取得歷史上光榮的地位。不過多數意見，總以為是斯彌爾那 (Smyrna) 靠得住些。至於他主要活動的地域，是該奧斯 (Chios)。

荷馬的詩是敘事詩，所以在史學上是一部有價值的寶典。上面多神話，且多敘述英雄的會話。那時代史家稱為英雄時代。他又常常把當時社會生活上各方面的活動，發於吟詠，風化國人，所以柏拉圖又稱荷馬是希臘的教育者。我們讀了荷馬的詩，可以曉得希臘先史期的教育，主要的是家庭教育。因為那時是父權很盛的時候，所以希臘兒童孝親敬長的道德訓練，受得很深。至於他們的教育理想，也便在訓練成如何為家長為父的人材。他們的教學方法，是在日常的生活活動中，誘發

兒童的天性，同時利用仿效的性能，使兒童以雙親爲則的學得事神役物的方法。但是那時他們對於生活資料的取得，自然災害的避免，處處需要強健的體魄，所以競走、角力、射擊、狩獵諸技，是主要的學科。同時爲了祭神和涵養性情，音樂也很着重。女子教育則以良妻賢母爲標準。總之那時希臘的教育，是兒童在家庭以仿效父母的動作而部分的參加家庭實際生活，注意強健體魄的養成，和道德情緒的涵養，以爲他日生活的準備。

「英雄時代」的過去，希臘教育史上又有一個新的序幕的開展。

希臘人是亞利安 (Aryan) 族，後又分爲伊奧利 (Iolian)、多利亞 (Dorian)、愛奧尼 (Ionian) 三大族。這三族各具特殊性格。祇以伊奧利在三族中最爲凡庸，行爲似多利亞人，而性情似愛奧尼人，在教育上沒有值得記載的功績。所以在希臘教育史上，我們祇看見多利亞人與愛奧尼人的光榮。前者的代表有斯巴達 (Sparta) 人，後者的代表有雅典 (Athens) 人。斯巴達人有強悍的體力，勇武的精神；他們教育的目的，在作戰爭的準備，所以在文化上的供獻還少。現在世人所稱頌的希臘文明，殆專指雅典而言。要是沒有雅典人，那末希臘在世界史上是斷不會佔這樣的確

燦的一頁的。雅典的教育，在時間上，又以波斯戰爭（紀元前 492-479）爲自然的劃界；在此以前是前期的雅典教育，以後便是後期的教育。到了希臘爲馬其頓所滅（紀元前 338-336）而她的文化更遠播出去。所謂希臘大學，又徧設各邦了。我們這裏先敘述斯巴達教育，次前期雅典教育。至於後期雅典教育，以及希臘大學，留待下章再說。

三

斯巴達 (Sparta) 人民分士族、平民、奴隸三階級。士族有九千人，是握有政權的統治者。平民有三萬人，僅有身體自由權和財產所有權；平時營工商業，戰時服兵役。而奴隸卻有三千萬，僅耕士族土地而營生，戰時有服兵的義務。士族以數僅三千的統治者，一面要制服土民，一面要抵抗強敵，自然非強健體魄鍛鍊精神以鞏固國力不可。所以自李考格法律 (Laws of Lycurgus) 制定後，斯巴達的軍國民教育，便正式確定了。不過這裏所謂國民，不是普通的，而是專指少數統治階級的子弟而言。所以他們的教育，只是統治階級底特殊教育。

他們爲着國家的保存和發展，個人的義務，是放棄個己的利益以從屬於國家。所以生了小孩子，父母無權處理，先要受國家的檢驗，要用強烈刺激性的酒精來洗體，並且到國家的公共會議處去檢查。尪弱的孩子，是沒分享受國家的鞠養的，所以棄去。康健的兒子，被父母領回，也常施以刻苦的訓練。一會兒使他在盛燃燈火的室中，受強烈的光的刺激。一會兒又關在黑暗的房內，養成他不恐怖不畏懼的習慣。七歲入市府立的公共訓練場（*Parade*），營共同生活，受嚴格的軍事教育；學球戲、跳舞、樂歌和五項競技（*Pentathlon*）指跑、跳、擲鐵餅、擲槍、角力，現在運動上的五項運動等名目和方法也淵源於此。至於日常生活，是羸衣惡食，有時不供給食品，而命其自己獵食。寢褥便是河濱的蘆葦，沐浴也就在河中。還有故意縱之偷竊，以不被偵獲爲貴。偶而察出，反要受機事不密的嚴罰，甚至鞭撻得裂膚流血，也不准哭泣。知識上的傳習，限於誦習李考格法律和荷馬的詩歌。十八歲爲實際戰術的學習，二十歲入兵營，做守衛。三十而娶，但仍留宿營幕中。那時年長者的權力很大，一般的總是少年的教師，如發見少年的過失時，可隨時處罰。所以斯巴達少年對於年長者，是很敬畏的。女子教育也同樣的以勇武果斷爲則。教育方法和男子相同；不過一在家庭，一在兵營罷了。曾

經有個婦人，在她的兒子出征時，她把一個楯給她的兒子，說：「打了勝仗可以持盾而回，不然就把你的尸體放在裏面回來罷。」還有一個婦人，有人把她的五個兒子都戰死的消息告訴她。她說：「我所要知道的，不是兒子的生死，而是斯巴達的勝負。」原來她們對國家的愛護，勝過她們骨肉間的慈愛。這種教育，處處以國家生存為前提，不容個性的發展。使每個國民都有健強的體格，勇武的精神，忍嗜慾，耐勞苦，所以能造成他們在歷史上的榮譽。

斯巴達人的長處，祇是強健勇武，至於從事學理的探討的就很少見。但在這裏，我們卻不能忘記一位值得記載的教育者畢達哥拉斯（Pythagoras）。關於畢氏生平，有很多奇怪有趣的傳說。有人說他是詩神阿婆羅的兒子，有說他有黃金的脛，更有人說他具有種種的神通。所說雖各有不同，但認其為希臘七賢之一，卻是大家一致的。他生死的確實年代，也很難考究。不過知道他在紀元前540年到460之間，在學術界是很有權威的。他在哲學上的創見，很有價值。簡言之，是以數為萬有底本體。他在教育上的見解，是尊重調和：如親子調和，神人調和，身心調和，及其他一切社會關係的調和。所以健全的調和，是他的教育的目的。在意大利的他的哲學盟社，也招收學生。但在容貌服裝

智、識感情各方面，都要經過一番詳細的考驗，合格的才許入學。入學後的三年間，他和學生觀面，只是垂簾施教，專務靜默寡言。這算是豫科。三年後，才許紀錄他口授的講義，陳述自己的意見，並且許其質疑問難。學科有宗教的道德、哲學、數學、物理學、音樂、體操等科，而以音樂、數學為尤要。因為音樂是調和的要素，而教學是他的哲學的基礎。他的盟社，不久被反對者迫害，也就風流雲散，但其學說的衣鉢，卻有許多弟子傳受了。

四

雅典三面環海，交通便利，氣候和暢，山川明秀。所以人民活潑而好自由，富於想像而愛美術。他無論在道德、教育、政治各方面的理想，都和斯巴達不同。他們也和斯巴達人同樣的注重強健體魄的訓練，可是真正的美，他們以為還得藉精神來表現。所以精神的修養，他們是特別注重的。人口有五十餘萬，除去十三萬自由民外，都是奴隸。這裏所敘述的教育的田園中，是沒有奴隸的蹤跡的。

雅典起初也和斯巴達同樣是王政。到紀元前 1050 年，多利亞人來侵，國王哥德洛 (Crotus) 被殺。

爲國家殉了難。國民爲着紀念哥德洛，便不再立王。國政由民選的執政官處理。表面雖爲民主，然而貴族權重，平民時起爭執。紀元前620年，達拉固（Draco）被舉爲執政官，厲行苛法，人民嗟怨。到梭倫（Solon）出來執政，民難稍蘇。

梭倫原來是貴族，哥德洛的後裔。紀元前630年生於雅典。他的父親，不善積蓄，他不得已出外貿易，足跡及於愛奧尼亞、呂底亞、埃及，更遠及東方。對於各地方的法制風俗，都曾留心考察。歸國後，大得國人的信仰。紀元前594年，執政；在政治上，有很多重要的改革。而對於教育，更加提倡。他不如斯巴達人那樣偏重體育，也不如伊奧尼人的偏重文學。他一面注重養成公民，一面又注重個性的發展。尤其家庭教育，是他所重視的。他常說：忽視兒女教育的父母，兒女可以無供養的義務。又說學校在日出以前不可開，日沒以前不可閉。他的注重教化，可想見了。

雅典教育，在這時的設施，原也崇尚國家主義。以音樂體操爲主要學科。兒童在七歲以前，在家受乳媪或奴隸的看護，教材是遊戲和古代英雄傳記。注重尊敬長上，強健身體。七歲後入學校，受兩種訓練。一在體操學校（Palaestra）習體操及各項競技。一在音樂學校（Didascalium）習唱歌、樂

器、讀書、寫字，使兒童身心平行發展。俾優美的心靈，能寓於健全的體魄。兒童入學，有教僕 (pedagogue) 伴隨。教僕是老成衰廢而識禮節的人，替兒童拿着書籍和樂器，伴送上學的。十五歲入體育場 (gymnasium)，學習強烈的運動。十八歲入兵營，二十歲爲國民，可以有餘暇從事戲劇、雕塑、建築等藝術的研究。至於女子並不受教育，不過從事家庭操作而已。

第二章 希臘教育的後期

一

波斯人侵略小亞細亞地中海沿岸的希臘殖民地的雄心，終於在紀元前 500 年爆發了波希戰爭。結果波斯大敗，雅典聯合愛琴海諸島國提洛（Delos）同盟，自爲盟主。和東方各民族也常有接觸，貿易更加發達。民治思想，繼長增高。這時卻巧有大政治家波里克爾（Pericles）出來；波里克爾常有以雅典爲中心，而統一希臘的志願，加之他又契合人民心理，他知道波希戰爭以後，工商業發達，經濟生活，起了劇變，平民已代貴族而握政權。民權的要求，很是迫切，所以他累發擴張民權的言論，而且很有感動羣衆的能力。於是波里克爾由人民直接公舉，統理國政。他更廣納民意，改正憲法，從前握大權的執政官，和權力較小的官吏，這時都用民衆直接投票法補了缺。他又獎勵工商業，擴張海軍。各種學問和技術，也日新月異。豪傑哲人輩起，一時政治家有 Pericles 和 Themis-

tooles 藝術家有 Myron 和 Phidias 歷史家有 Herodotus 和 Thucydides 悲劇家有 Aeschylus, Sophocles, Euripides 喜劇家有 Aristophanes。在很短的時間內，誕生這許多不世出的奇傑，可說自生民以來，未有盛於此時了。史家稱這時爲「黃金時代」。這時宗教道德，都破了舊日的迷信和神權，而以理性自然爲根據。從此個人主義代替了國家主義。所以這時家聘新說，人炫異材。修詞雄辯之術，爲大多數青年所風從。詭辯學派，也就應運而興。大哲蘇格拉底 (Socrates) 柏拉圖 (Plato) 色諾芬 (Xenophon) 亞里士多德 (Aristotle) 相繼起而講學。現在分述於下：

詭辯家 (Sophists) 自稱爲哲人，從紀元前五世紀，一直到蘇格拉底時，是希臘學術上最有權威的一學派。他們主要的人物，有布魯推哥拉斯 (Protagoras)、哥期亞斯 (Gorgias)、克利底亞斯 (Crisias) 等。他們或借公共場所，或自設講壇，羅致門人，號召徒衆；而教以文法修辭雄辯之術。他們能供給當時一般人的需要，而使他們取得政治上顯要的地位。所以一時有政治野心的青年，靡然風從。他們取束修甚厚。在一個意義上，教學職業化，可以說是從希臘這一班詭辯家開始了。他們持

極端的個人主義，布魯推哥拉斯說：「人爲萬物的權衡」(Man is the measure of all things)。他們以爲各人的知識，是從各人個己的經驗中得來。真理是相對的，不是絕對的。祇要能把自已的意見說服多數人時，那便是真理了。學者們所當努力的，不在探索終究的真理，而只在講求說服多數人的方法。這學派的興起與發展，在雅典教育上的影響，是脫離舊思想的窠臼，而啓發自由。在教育實施上，是重教授而輕訓練，重理知而輕實行。在文學上也重形式而輕內容。這時起來糾正這派學說的，有大哲蘇格拉底。

二

蘇格拉底(Socrates 469-399 B.C.)生在雅典，父親是雕刻師，母是產婆。據色諾芬和柏拉圖的記載，他幼年曾學體操和唱歌，後學幾何和星學。他也曾列於詭辯派的講筵。而所以成他以後的偉大的，還是當時的社會影響。那時恰是波里克爾執政時代，在雅典的社會裏，富貴貧賤之間的階級意識，爲民治主義所搖惑而模糊。所以出身微賤的蘇氏，也能和上級的士流周旋，這在完成他的

性格上是一大助力。他初繼習父業，以後輟業而委身於真理的研究。貧乏的生計和不幸的——妻悍兒頑的——家庭，固然不能阻撓他；便是在那時一般熱中的青年如醉如狂地追求的政治慾，也不能動他的心。他也曾參與戰役，以絕倫的勇氣和堅忍，博全軍的稱賞。他眼看着詭辯學派風行了，倖進速化的浮薄思想，已支配了青年的生活。他常敝衣跣足，奔走市井，不受束修的教導他們。他那短小肥碩的體軀，蓬鬆的長髮，凸在額骨外的高而有光的眼球，扁平的鼻，和很大的嘴，常在街頭巷角可以看見。有時他躡立在屋簷下，有時蹲在屋角裏，和顏悅色的和人講論。對於當時社會的頹廢，政俗的腐敗，冷嘲熱諷，抨擊不遺餘力。這種言行，不久便惹起一部人的反感。紀元前 339 年梅利多斯 (Melitus) 等二人以破壞宗教，否認國家所承認的神，另唱新教，使雅典青年腐敗的罪，訴於法庭。蘇格拉底對於這誣訴，還是很嚴正的答辯。他說無論那種法令，不能使他放棄天職，不能阻他聽從神明。他毫不畏懼的侃侃而談，也並不是爲要免刑，卻是以真理來折服誣告人，證明他們的無知和誤謬。不久這訴訟宣判了，准他納鍰減刑，許多朋友也願意替他出錢。可是他說自己是有功於雅典的國家，正該加以禮遇，那裏還有罰金的道理。終於受了死刑的宣判，但他還是泰然。恰巧爲了德

洛司有祭祀緩刑。友人克利托 (Crito) 想勸他逃脫，並且作了脫獄的準備。他說寧守法而死，不肯壞法而生。行刑的那天，還沈靜的作哲學上的會談，對着快沒落的斜暉，從容仰樂而死。

蘇氏感人最深的，是他人格的偉大。他的學說，以爲人民道德的低落，都是由於無知。所以倡『知識就是德行』說 (Knowledge is virtue)。他的口號，是『自知』 (Know thyself)。他理想的教育，就是求知的教育。不過這裏所謂『知』，不是限於個己的知，而是人類共同普遍的概念的知。布魯推哥拉斯會說，人是萬物的權衡；他不認共同的標準。那種學說的流弊所至，使人各是所是，各非所非，而使知識界陷於混亂的狀態。蘇氏卻說個己知識的對象，儘可不同，而抽繹其共同之點，卻會得到普遍永久的概念。他的求知的方法，是啓發的問答，世稱『蘇氏法』 (Socratic method)。他的辯證法底第一步是消極的，先打破對話者愚妄的成見，使對方自覺其無知，這稱爲『蘇格拉底的諷喻法』 (Socratic irony)。他常自己居質問者的地位，使對方自由陳述意見，他很巧妙的如連珠般層層詰問，對方的解答，前後相互矛盾，不得不心悅誠服的來求教。然後自己再結論出正義來。這第二步，是積極的，也稱爲『蘇格拉底的知識產生法』 (Socratic maieutics)。

現在舉下列的一段對話，作『諷喻法』的例子：

「一回一個名叫攸雪特馬斯（Euthydemos）的少年，去見蘇氏，他自命爲青年政治家。蘇氏說他必定會知道怎樣才是公道的人，這少年也就毫不疑惑地說是知道的。

蘇 那末，我們有數種行爲，是合於公道的。

攸 這是當然。

蘇 你能告訴我那些行爲是合於公道的嗎？

攸 是的，便是那不合於公道的，我也能說出來。

蘇 很好。假設分書相對的兩行，一行是公道，一行是非公道，可以嗎？

攸 可以的。

蘇 虛僞屬於那一行呢？

攸 屬於非公道行。

蘇 欺騙呢？

彼 也在這一行。

蘇 偷竊呢？

彼 也在這一行。

蘇 奴辱他人呢？

彼 也在這一行。

蘇 以上所舉的，沒有一項可以列在公道行嗎？

彼 我還未之前聞。

蘇 假設爲捍禦國家，而戰勝了敵人，且奴辱之，這不是公道嗎？

彼 這卻是公道。

蘇 假設掠奪了敵人的貨物，再把他誘入陷阱，這種行爲怎樣呢？

彼 這種誠屬正當，不過這是對付敵人，我以爲你剛才所指的，是欺騙，或虐待朋友。

蘇 然則在某種情形之下，我們不是將列一種行爲於兩行了嗎？

我也以為是這樣。

蘇 現在便再就朋友而言。假設一個將軍統率了軍隊去打仗，這一部隊的士兵，都頹喪而無鬪志。那將軍就哄着士兵說：有救兵到了。這樣士氣振作，因而戰勝了敵人，這也是欺友嗎？將列那一行呢？

攸 這要列在公道行。

蘇 假設一個病了的小孩，不肯吃藥。他的父親騙他說，這藥是很甜的，小孩吃了因而治愈了病。這又將在那一行呢？

攸 這也當列在公道行的。

蘇 假設遇了一個發瘋的朋友，正要自殺，你便偷偷的把刀藏起來，這也是偷竊的行爲，該屬那一行呢？

攸 這也是當列在公道行的。

蘇 你剛剛不是說不能欺騙朋友的嗎？

「做 是的，我將完全撤回我剛才所說的一切話。」

「蘇 我還要問：你以爲自願違公道和無心違公道，是誰爲正呢？」

「做 蘇格拉底喲！憑良心說，我對我自己的答語，已不能自信。因爲怎樣總和我先前所存想的完全相反。」

關於他的死，前面已約略的說過了。他的死，充分表現了他一生的意義，並且表現了希臘的普遍主義與個人主義的衝突，雅典的守舊派和文化運動的衝突。他沒有建立什麼思想系統，也沒有什麼著作。可是單他的大弟子柏拉圖的那不朽的對話集（Plato's Dialogues）也就使他的精神不朽了。中間有名的一篇名叫飛多（Phaedo）這樣的記着：

「他立起來，和克力托走進浴室去，克力托吩咐我們在外守候；我們等待着，且談，且想……我們悲哀的深重；他宛似一個父親，正要從我們被奪去了，終我們剩下的身世，將變作孤兒了……現在將近日落的時候，因爲當他們在裏面，已好多時間過去了。他出來之後，重和我們坐在一起，……但講的話很少。不久獄卒……走進來，站在他旁邊，說道：「蘇格拉底呀！我知道，凡曾到這

裏來的人們中間，你是頂高尚，頂和善，頂頂好的人了。我料你不會有別人的火冒脾氣，當我服從命令，叫別人服毒的時候，他們要對我發怒咒詛——真的，我相信你一定不會對我火冒的；因為你知道，作惡的原因不在我而在別人啊。那麼再會，你試輕輕的擔當了這不可免的事罷；你是知道我的職司的。」於是他眼淚奪眶而出，轉身走出去了。

「蘇格拉底看看他，說道：『我報答你的好意，當照你的吩咐做。』於是他又回顧我們，說道：『這個人何等有趣啊，從我到了獄中，他常來看我，現在你們看他又怎樣慷慨的爲我傷悲啊。可是，克立托呀，我們必得照他的話做了；若毒藥已預備好，把杯子拿來罷；若還不會，叫侍者預備些出來。』」

「克立托說，「但是，太陽還在山頂上，許多人都服得遲；佈告出來之後，他們便吃呀，喝呀，一縱感官的行樂；所以不要急，還有些時候哩。」

「蘇格拉底道：「是的，克立托，你說人家怎樣做是對的，因為他們想耽擱一刻也可得到些好處；可是我這樣做就不對了，因為我並不想扣留而救回一條已過去的生命；我對此只得自己

好笑自己了。那麼請你照我的話做罷，不要拒絕我。」

「克立托聽了他的話，便示意僕人；僕人便走進去，停一歇回來，同了獄卒，拿着一杯毒藥。蘇格拉底說道：「我的好朋友，你對這些事體有經驗的，請指示我怎樣做法。」那個人答道：「你只管在地上走，走到腿裏疲乏，於是躺下來，毒就發作了。」同時他將杯子傳給蘇格拉底，蘇格拉底以最安閑最溫和的態度，沒有微些兒恐怖，也沒有微些兒變色改容，兩目注視着獄卒如他的故態，取了杯子，說道：「你看傾一些杯中物以爲神的奠酒怎樣？可以不可以？」獄卒答道：「蘇格拉底呀，我們只預備我們看來恰夠的分量。」他於是說：「我明白了；但是我還可以而且必得祈禱神們，保佑我從這個世界到另一個世界路上的平安——那麼，這個禱告，可以允許我罷。」於是將杯子放到脣邊，十分從容，欣然把藥呷了。

「直到此刻我們大抵都能抑制我們的悲哀，可是現在我們看他在呷，再看他呷乾淨了，我們再也忍不住了。我不由自主淚如雨一般直注下來；所以我掩面痛哭自己，因爲我一定不是哭的他，而是想到我自己的苦難，失去這樣一個同伴。這也不是我第一個，克立托先覺得禁不住自

己的眼淚立起來走開了，我也跟過去；正當此刻，直哭到現在的阿坡羅多耳（Apollodorus）忽然放聲大號，使我們都膽怯起來。蘇格拉底獨自保持着鎮靜，他說：「那裏來這個怪聲？我叫女人們走開，正爲不要她們來這樣討厭，因爲我會聽到一個人應當在和平中死的那麼安靜些，有點耐心罷。」我們聽了，覺得慚愧，收住了眼淚；他在地面上走，直等到他說自己的腰載不住了，然後他照着指示仰臥在地上，那給他毒藥的人時常看他的腳和腿，繼而緊按他的腳，問他能否覺得他說：「不！」那個人又按他的腿，漸按漸上，給我們看他發冷而硬的了。於是蘇格拉底自己也覺到說道：「等毒攻入了心，就完結了。」現在開始冷到腰部了，他揭開了自己的面孔（他本已把自己掩上），說道：——這些是他最後的話，——「克利托我欠阿斯克利匹（Asclepius）一隻雞錢，你能記好還他嗎？」克利托就說：「我要去還的，還有別的事嗎？」對這一問就沒有回答了；一二分鐘之後，聽到移動的聲音，侍者揭開來；他的雙目定着，克利托合上了他的目和口。

「這樣便是我們朋友的結局，在我知道的人裏面，他真可以叫做至慧至正至善的人了。」

三

柏拉圖是雅典人，紀元前427年生。父親是貴族，饒於資財。這在發展他的詩歌的天才上，是很有影響的；因為那時雅典是希臘文化的中心，而他又出自名門，所以能得着豐富的教養機會。他也當過戰士，能傑出儕輩。曾在易特密亞的競技（Isthmian games）中得過兩次錦標。到了二十歲，他纔入蘇格拉底之門，就在「牛蠅」——蘇格拉底自稱——的指導之下，從簡單的辯駁，進於細心的分析，而到成熟的討論。「感謝神呀！使我生就是希臘人而非蠻夷，是自由民而非奴隸，是男子而非女子，不過最難的，是使我生當蘇格拉底的時代。」他這話，可見他對他老師的傾嚮了。他二十八歲時，蘇氏演着最後的悲慘的一幕；這黯淡的陰影，使他腦裏常盤旋着：「那流氓的民主政體，非剷除不可，要讓至慧至善的人來統治纔行。」在和他老師相處的八年中，記敘蘇格拉底學說的對話集已着筆了；還有幾篇論文，論友誼（Lysis），論勇敢（Laches），論節制（Charmides）也是在那時做的。不久，他爲了營救蘇格拉底的嫌疑，離去雅典到 Megara 和數學家歐几里特

(Enclid) 交。又周遊愷勒乃 (Kyrene)、埃及等地，以後他到意大利，從畢達哥拉斯派學徒交遊，他們的政治活動，又暫時的引起柏拉圖的政治的興趣。他便到西西里和政治家提盎 (Dion) 結交，後來竟因此而得禍，由西西里官吏之手，交付於一斯巴達人而販賣於奴隸市場。幸得他一個朋友設法將他贖回。這一次漫遊，在他思想上，有兩件重大的變遷。一、他受了畢達哥拉斯派的影響，二、他想到敘拉古 (Syracuse) 建立他的理想國。這時他回到雅典已是四十歲以上的人了。許多雅典人，這時反悔了不該處蘇格拉底以極刑，所以對於柏拉圖風塵僕僕的歸來，倒很誠懇的歡迎他。柏拉圖也便在阿卡的米亞 (Academia) 設一個學園講學。這學園就叫 Academy。他在學園裏教授弟子，有時也到外面作講演，一面就完成他的名著對話集 (Dialogues)。他的晚年，和他幼年一樣的愉悅。四方都有他的學生，那些學生的成功，又時時傳來對柏拉圖的歌頌。「他安居他的學園裏，在一羣學生裏面踱來踱去，給他們種種問題和課業，叫他們去探討，等他再來時向他們要報告和解答。」洛士佛科 (La Rochefoucauld) 說：「老來如何好，少有人能曉。」柏拉圖是曉得了。學要梭倫 (Solon) 那樣學，教要蘇格拉底那樣教；領導熱心的年輕人，而求得友伴之理知的愛。所以學生無

不愛他如他愛學生一般；他不但是他們的哲學家 and 嚮導，並且是他們的朋友了。有一個門弟子，臨着那個大陷阱——叫做結婚，也請這位大師去吃喜酒。柏拉圖真所謂富於春秋，八十歲了，也居然光臨，高興地參加行樂。可是正當良辰在歡笑中飛逝，這個老哲學家到安靜的室隅去休息，坐在椅上小睡一下。到了早上，宴會已散，帶倦的客人走來喚醒他。他們發見就在那個晚上太平無事之中，他已從小睡而入於長眠了。『雅典傾城的人，送他到墓上。』(Durant, *Story of Philosophy* 楊蔭鴻譯，古今大哲學家生活與思想，八三頁。)

我們知道詭辯學派的狂飈，動搖了希臘道德的基礎。蘇格拉底要圖道德普遍的存在，因此有『知識即道德』的格言。這格言是後來柏拉圖哲學重要基點之一。但柏拉圖在『知識即道德』之外，還有進一步的發明。他認為這裏所謂知識，不是指感官的知覺而言，是在所謂觀念 (idea) 觀念的世界，別於現象的世界，而是實體常住的，人世的攪亂，由於人人以現象世界為真，而自絕於實體常住的觀念世界。所以在蘇氏所求的是普遍的概念，至柏拉圖已成了『原型觀念』而有形而上的客觀存在了。

柏拉圖政治上的理想，有著名的共和國一篇，爲後代歐洲思想界的社會改造案的嚆矢。柏拉圖理想的社會，是貴族的，以今日的眼光去觀察，這不過是小部分的社會改造。惟其是小部分的，那改造纔會是根本的，澈底的，而成爲今日急進的社會政策的萌芽。他以為國家不過是個人的擴大。所以國內三階級，和他所分析人的心理三部分相同。勞動者和人的嗜慾一樣，這一階級的任務，是爲國家供給食用。他們的最高尚的美德是節制。他們如很勤力的勞動，而吃喝能節制，這便是很可贊美的了。其次，武士階級，是等於一個人的情緒。他們對內對外保護國家。他們的美德是勇敢。他們要能以意志統馭情緒。再其次，哲學家或君主階級，等於一個人的頭腦。是能以他們的見解，制定法律，統治全國的。所以他們的美德是智慧。三階級權力分配適當，理想國纔可以實現。理想國內，最高階級，是撤廢財產私有制度的。

柏拉圖在他的理想國內，教育的設施怎樣呢？他以為每個兒童出世以後，要受完全均等的教育。雖然天才在那裏，驟然地是找不出，但是我們須得到各處各階級裏去大公無私的找。第一步就是普及教育。兒童出世後十年的教育，以體育爲主。每個學校，對於體育運動的設備，是萬不可少的。

課程的全部，是遊戲和運動。要把身體練到很強健活潑，再不會要醫藥。不過單是競技體操，將把一個人弄得太片面的發展了。『我們怎樣會找到溫和的性情而兼有大勇呢——這二者是好像不容的。』只有音樂的韻律與和諧，透入了人心靈深處，會使心靈美妙化的。所以音樂的訓練，也很重要。十六歲以後，音樂的個別訓練，停止了。至於合唱和公共競技一樣，是要學生繼續的。數學、歷史、科學等枯澀乏味的內容，必得由音樂來供給以令人愛好的形式；所以對於兒童教材，儘可能的編成韻語，使教材的內容美妙化，而有兒童自由精神流轉的餘地。『教育的初步，卻用不着一絲強迫，因為一個自由人也應當自由的取得知識……在強迫之下所獲得的知識，不能深刻地記在心上的。所以不要強迫，寧可讓早期的教育，當作一種歡娛，如此便容易發現兒童天性的傾向。』這可說他的幼稚教育意見。青年在十八至二十歲時服兵役，一到二十歲，歷年所受的教育，都要受鐵面無私的『大檢刪』(great elimination)。這種考試，非比尋常，『該規定他們種種勤勞辛苦和競爭』。使凡有一技之長的，都有機會表現；有些微瑕玷的，也必得暴露出來。在這裏落選的，便是商人、書記、勞工、農夫。及格的，再受十年身體上、思想上、品性上的教育和訓練。算術、幾何、音樂、天文是必修科。以

後還要受格外嚴厲的第二試；落選的充國家佐治官、行政助理和軍事人員。及格的專修哲學。他對哲學的修習，有一句有趣的話：『這個珍饈，不好嘗得太早。因為年輕的人，嘴裏初次嘗到哲學的味兒，就把辯論當做嬉戲，時時要駁責詰難。宛比小狗看見任何人走近來，都歡喜抓撲扯弄的。』哲學主要的意義有二：一是思想澈清，一是統治賢明。柏拉圖自己觀念學說的研究，也在這時開始了。亞里士多德曾說：柏拉圖的『觀念』與畢達哥拉斯的『數』是相同的。畢達哥拉斯以為世界是給數學的定理和法則主宰着的。而柏拉圖的意思，神也是常常在推演幾何定律的，所以柏拉圖在他的學園門上，孤峭的放着幾個字：『不解幾何者勿入內。』凡人專攻『觀念』學說滿了五年，已能夠從感覺的雜亂之中，認出思想的體系來。然後能出來執政，把這些思想，應用到人事和國政上去，那就是『哲學之王』（philosophoi-king）了。

柏拉圖的學說，已如上述。牠的影響怎樣呢？理想國，烏托邦，誠然是不容易在這世上實現的。但是，畢竟是哲人的頭腦呀！他的話竟把中世紀一切情形，在千餘年前打了樣。後來基督教的領域內，把人民分作勞工、軍人、教士。教士們獨占了文化的工具和機會，並且握着幾乎無限的威權，統治地

球上半個頂強盛的大陸。這些教士，不就是「哲學之王」嗎？天主教中的許多政制，至少是受柏拉圖「堂皇的謊語」的影響：一切天堂、地獄、贖罪所，都在共和國最後一卷中。經院哲學的宇宙觀，也不過是觀念學說的一種註釋。甚至中古教育上的「四藝」（數學、幾何學、音樂、天文學），也模仿着柏拉圖所計畫的課程。一千年中一切商人、軍士、諸侯、國君，全都屈膝臣服於羅馬教皇，都是這位大哲人精神上的光輝的遺照。至於他的教育學說，則囿於時代階級觀念，昧於自由個性之發展，是其缺點。而他注意學習動機，注意教材的興趣，謀身心平均的發達，這些都是有永久價值的。

四

色諾芬 (Xenophon, 434-355 B.C.) 是雅典名門之後，但十分的愛斯巴達。所以他的教育學說，和斯巴達人很相近，注重勇武的道德的訓練，他自己雖沒有敢遠離雅典而到斯巴達去，卻把他的兒子送到斯巴達去留學。但他對於體罰，也不以為然。他只注重有力的指導，若以體罰祛除被教育者的弱點，那他看來是教育的下乘了。不過色諾芬忽視理智的修養。他嘗說：青年教育的主要任

務，不在智識的獲得，而在喚起高尚的情操和實用的技能。我們只要明瞭那時雅典風俗的頹靡，便可以知道他這種矯枉過正的言論，也算能洞矚時弊的。關於女子教育，他主張女子也要受讀書習字及其他文藝的陶冶，來鍛鍊她們的精神，不僅受一種家事訓練便算完了。在那時有此卓見，也值得特別敘述的了。色諾芬有部教育著作，名 *Kyru Paideia*，專描寫古代波斯人的教育法。

五

亞里士多德 (*Aristotle*) 於紀元前 384 年生於馬其頓的斯泰奇拉 (*Stagira*)，距雅典北面約二百里。他的父親是王家的侍醫。這醫學的空氣，便是養成他心理上一種科學傾向的根本。關於他的幼年，還有許多傳說。有人說他從小生活放蕩，霍盡祖產，於是投軍以免凍餒，不久又回到斯泰奇拉行醫，到三十歲，纔到雅典從柏拉圖研究哲學。比較可靠而同時為一般傳說所公認的，是他在十八歲那年，入了柏拉圖的學園。他在學園中有極高的地位和名望，對於修辭學文藝各科，都很有興趣。柏拉圖很早便賞識他，稱他為學園的「靈魂」。他常常化了許多錢去收集稿本，為幼立匹第

以後集成圖書館的第一人，也是圖書分類原則的創造者；所以柏拉圖又稱亞里士多德的住宅爲「讀書人之居」。在這時我們可以看出亞里士多德哲學的兩大本源已確立：一是遺傳的對醫學的研究和實驗的興趣；二是在學園裏所得的各種修辭文藝等的知識。到了柏拉圖的暮年，許多人都確鑿的說他和亞里士多德有相當的不睦。其實亞里士多德的思想，富於創造和獨立的成分。在他的研究與修養之中，已顯示他的智慧是不會和柏拉圖同盡的。所以他對這「精神之父」的學說，也發現若干的缺點。他嘗說：「吾愛吾師，吾尤愛真理。」紀元前350年柏拉圖死，他也離了學園。有人說他曾到雅典，創辦了一個演說學校，同愛索克拉底（Isocrates）對抗，在這校裏，有一個富家子赫密亞（Hermias），不久做了阿塔內斯（Atarnens）的王，就請亞里士多德到宮廷裏去，並且爲報答老師的恩惠起見，將一個姊妹與老師結婚。直到亞里士多德的遺囑裏，也還十分恩愛這妻子呢。過了一年，應腓力王召，做亞力山大的師傅。亞力山大嘗說：「生我的是我父，使我怎樣做有價值的生活的是亞里士多德。」從此我們知道以後亞力山大的偉大，以及克己的功夫，嫉惡如仇的心理，都非偶然的了。到紀元前330年，亞里士多德離開了馬其頓，又到各處遊歷。五十三歲時，創設

學院名爲蘭辛 (Lyceum)，與學生逍遙於綠蔭之下，世稱逍遙學派 (Peripatetik)。但他對院內一切設施，並不抄襲柏拉圖的阿卡的米。就在課程方面，阿卡的米專重的是數學、政治哲學，而蘭辛則側重生物學、自然科學。阿提尼亞 (Athenens) 說：亞力山大王曾一次送了八百泰倫 (talent) 給他的先生，去調查動物學。有一千多人分布在亞洲和希臘一帶，受亞里士多德的指揮，作生物的調查工作。甚至說亞力山大派一大隊人去探尼羅河發源地，爲什麼按期泛濫，也是亞里士多德授意的。一百五十八種憲法會典，也是爲亞里士多德要參考而抄出的。總之，以公家財富來經營科學事業，在西歐史上，這不能不算第一次。以後因爲他一位姪子 Callisthenes 不肯尊亞力山大爲神，要被處死刑。他替姪兒辯護，與亞歷山大失和。但同時亞里士多德又替亞力山大向雅典人辯護。那時雅典人呢，正反抗亞歷山大的統治，竟自由如餓虎一般。對於亞里士多德的論調，真是道路側目。可是我們這位老哲人，並不冷淡，並不靜寂，他反而在四面楚歌之中，努力地衝鋒，追求他的功業。突然地亞力山大死了；雅典城的愛國者，大喜欲狂。後來亞力山大的繼位者 Antipater，進軍討伐這叛城，這時一位祭司名叫 Eurymedon，提出公訴，說亞里士多德曾教人，祈禱和犧牲是無

益的。一時聲勢洶洶。他所感的羣衆的迫壓，較之蘇格拉底的晚境，殆有過之。於是我們這位老哲人說：『我不願再給雅典一個機會去犯第二次反對哲學的罪了。』便悄悄的到了卡爾西（Chalcis），可是偏偏又害起病來，不久竟與世長辭了（紀元前 322 年）。

亞里士多德最大的貢獻是科學。希臘在以前，雖也曾有點科學，但多數和神學混爲一談。加之雅典政治上的紛擾，使哲人如蘇格拉底、柏拉圖等都捨了自然科學而追求倫理政治的理論。到亞里士多德便把希臘自然科學和道德兩大支流，總匯起來，集成宏富而有組織的學問了。在物理學上，他曾對於物質、運動、空間、無限、原因和其他這類的概念，加以精嚴的分析。在生物學上，他用的功夫更深：他覺察鳥類和爬蟲類在構造上是很接近的；猿猴在形體上是介於四足獸與人類之間；他更會大胆的說的人和胎生的四足獸，是一類的動物（現在的所謂哺乳類）；在一個有機體的發育中，該類共同的性質，其形成先於該類專有的性質等。他又創立了胚胎學，曾對於小雞發育做一篇敘述。這些發現，直到現在，也都引人驚異。在哲學上，他重新估定知覺世界的價值，進而將概念和知覺不可分離的連合起來。又建立了發展（development）的學說。他的政治理想，以爲國家必須

完成個人的道德，必須是人民的教育者。他並不如柏拉圖建設一理想國，祇提出幾件與國家幸福有關係的事：如教育，如婚姻制度等。他以爲國家雖是必然的產物，但亦因有相當的效用而存在的。

在教育上，他主張教育由國家掌管。他以爲「最足使憲法垂之永久的，莫善於將教育制度，適應於國體。」兒童自小便要教他服從法律，因爲「一個從不曉得服從的人，必不善於領導。」好國民應該二者兼能。而且歸國家掌握的教育制度，能在民族的分殊中達到社會的統一。「人生下來就有智力做他的武器，再有種種性質，可用了達到頂頂卑污的目的。因此他假如沒有德性，就是一切動物中頂齷齪，頂野蠻的東西，充滿淫惡的慾念。」給他德性的，便是國家。人生五年，是體育時期。在這期中，一切學問，都不講授，免妨害身體的發達；只須養成受風雨寒暑摧剝的習慣，增長其皮膚的抵抗力；而以遊戲爲主要的科目。五歲至七歲是母教時期。男孩女孩，都要施以個別的訓練；男孩體強，宜加監督；女孩體弱，宜加保護。並且要在看了他人勉學的自發活動上，來養成他好學的習慣。七歲至十四歲，是公共教育時期。要養成兒童強健勇敢的體魄，故以體操爲主要科。爲了洗滌其卑野的感情，又要授以音樂。而讀寫圖畫等科，這時也開始初步的學習。十四歲至十七歲爲智的教育。

的實施時期。十七歲到二十一歲，纔授以高尚的學科和專門的教育。

對於亞里士多德的批評，言人人殊。有人說：『柏拉圖那種改革的熱忱，對人類所懷憤激的愛，在亞里士多德身上我們找不到。他老師那種果斷的創造，崇高的想像，構造富麗而誘惑的理想的能力，我們在他身上也找不到。』但他在自然科學上的創見，是後來的人們不得不驚服的。雖然「他的自然科學只是一堆未經消化的觀察。他相信男子頭蓋骨的縫要比女子多，他相信男子肋骨每邊只有八條，」甚至「他相信女子要比男子少幾個牙齒。但是那時期還沒有一切幫助我們感官的工具器械，那是我們所要原諒他的。何況材料的收集和分類，特殊的發現，已遠在我們數千年前便能獨具隻眼的見到呢？他的邏輯，成了中古學者的典型，支配了將近一千年間人的思想。就從他的教育學說上看，當然也有很多不可磨滅的價值。」

六

希臘由蘇格拉底到亞里士多德，在國運上正刻畫了一條由盛而衰的坡形線。一切文化，到這

裏都呈成熟的狀況。所以「國家政治式微之際，便就是理知成熟之秋。」海該爾那句話，真是名論。自希臘爲馬其頓征服後，各學派繼踵而起，先是詭辯派的興起，使文法修辭論理各學，漸成專科。不久就有修辭學派（Rhetorical Schools）的興起，愛索克拉底（Isocrates, 436-338 B.C.）便是這派的領袖。至於大哲蘇格拉底之後，除了柏拉圖的阿卡的米，亞里士多德的蘭辛而外，有芝諾（Zeno, 336-264 B.C.）的斯多噶派（Stoic Schools），伊壁鳩魯的學派（Epicurus, 342-270 B.C.）。這兩派都是直接受蘇格拉底學派的精神，而前者主嚴峻的意志鍛鍊，後者主超脫的自我快樂，要不外是希臘末期的時代精神的反映。此後諸學派漸漸結合，更由修辭學校、哲學學校的蛻變，而成雅典大學。小亞細亞的Pengamum與Tarsus，在Rhodes島，在埃及的Alexandria，均有大學，爲傳播希臘學術文化的中心，經過幾世紀而更盛。亞里山地亞大學的圖書館，搜羅極富，藏書達七十萬卷。以後回教徒軍起，地爲所佔（Sack），書籍爲火燒毀殆盡。其殘篇零簡，傳說可供四千人公共浴場所需四個月之燃料。經過這番摧殘，希臘文化，就黯然地沈埋下去。牠的寶藏，要等到文藝復興時代，纔有人來發掘了。

第四章 羅馬的教育

一

『我們看了希臘，再看羅馬，猶如讀罷了詩詞，再讀散文，離開了美術家的野宴 (picnic)，再入商賈的肆塵。』

特維孫 (Davidson) 在他的教育史 (A History of Education) 裏這樣的說。這句話是值得玩味的。希臘人求知愛美，耽於人生的樂利，羅馬人刻實勤苦，寧為將來的幸福，而犧牲現在的樂利。前者富於想像，後者多務實行。前者崇尚理知，後者尊重權力。所以羅馬人是最具體最實際的民族。堅定 (Constantia)、果敢 (Fortitudo)、嚴毅 (Gravitas) 是羅馬人的美德。至於玄妙的理想，深的藝術，是羅馬人所不長的。他們的蔑視個性，遵守約束，能耐勞苦，很和斯巴達人相似。可是他們實踐起來，並不因為是嚴厲的紀律，而是出於自由的意志，這又和斯巴達人不同。羅馬所供獻於世

界文化的，不是哲理，不是文學，不是藝術，而是法律、制度和政治組織。這也是他們民族的天才。

羅馬建國在現今的意大利，在突出於地中海中央的南歐之大半島之一的亞平寧半島上。低伯 (Tiber) 河過境入海，亞平寧山 (Apennines) 的支脈，分佈在四面。氣候溫和，農產豐富。亞平寧半島，本是希臘人的殖民地，所以有大希臘之稱。中北兩部，在羅馬未建國之前，是很荒僻的。建羅馬城的始祖，是臘丁人 (Latins)。相傳古代的臘丁，本有二十多個部落，而以阿勒巴郎加 (Albalonga) 雄偉有大略，富國強兵，盛極一時；不久改爲民主共和 (509, B.C.)，設執政官兩人，名公脩爾 (Consul) 任期一年，另舉監國一人，以濟緩急，任期六月。以下有元老院，由貴族族長組成；有貴族會 (comitia curiate)，由貴族組成；有兵員會 (comitia centuriata)，由軍士組成。但是大權是常握在貴族手裏的。後來國內時起紛爭，到紀元前 494 年，平民設保民官 (tribune)，制定法典，刻在十二銅標之上，這便是一直影響到現在的羅馬法的濫觴。及至李錫尼 (Licinius) 做保民官時 (367 B.C.) 又頒布李錫尼新法，公脩爾二人中，平民必居其一，內爭始稍息。到了紀元前 31 年屋大維 (Octavianus) 出，又造成了羅馬的帝政時代。羅馬帝國，統治古代世界，歷五百年之久，至紀元 476 年而傾。

覆。

二

羅馬教育，也可以分成幾個時期。在王政時期，完全是家庭教育。羅馬的家庭是嚴格的一夫一妻制，妻對於夫，子對於親，祇有絕對服從。夫權親權，是屬於公民五權之中的。因此兒童的教育，無論是體格的鍛鍊，德性的薰陶，都由父母擔任。自幼便以畏天敬人愛國諸道，教育兒童。年齡稍長，對於家事的操作，田畝的耕耨，宴會的儀禮，都使兒童在實際的生活中學習。女子的教育純粹是良妻賢母的訓練。

到了共和時代，在教育上沒有什麼顯著的進展。不過在德育方面，更注重武勇、廉恥、質樸、剛毅、忍耐諸德的培養。教育方法，由抽象理論的講述，而進於具體實例的條舉。所以在教材上，偉人英雄的傳記，是家庭教育的惟一的材料。家庭聚談或賓客宴會，他們都不會忘記對他們的子女誇耀祖先的豐功偉業。在紀元前509年，學校的形式初次在羅馬出現。和現在的學校一樣，他們集合許多

兒童於一堂。學科有十二銅標法典 (Laws of Twelve Tables) 和唱歌。教師稱為列德拉脫 (Liberator)。對於這種學校，國家取放任態度，純由私人設立，徵收學費，以資維持，在社會上的地位是很低的。

羅馬詩人 Horace 說：「羅馬征服希臘，而還被希臘文藝所征服。」當希臘盡歸羅馬版圖時 (146 B.C.)，羅馬反成為希臘文化的俘虜。便是在教育上，也至帝政時期而一變。屋大維統一以後，教育大興，各級學校的增加，學校內容的充實，都是具體的例證。教育精神，從實用漸漸趨於文字知識。音樂、數學和初步的論理學，也列入學科之中。因為雅典有「黃金時代」，這個時期有人也稱為羅馬的「白銀時代」。現在且把這時期各級學校的內容，作一概括的敘述。各級學校間的關係，在克伯雷 (Cubberley) 教育史上有一個羅馬教育系統圖，現附在下面：

初等教育	中等教育	專門教育	大學教育
6, 7 — 12 歲	12 — 16 歲	16 — 18, 19 歲	18 — 21, 25 歲

初等學校	文法學校	修詞學校	大學
讀書,寫字,計數等	文法,文學	文法,修辭, 文法,法律,	法醫,工程,數學, 文法,修辭,

(A) 初等學校 (Ludus) 教讀,寫算,英雄故事,詩歌和十二銅標法典。對於文法的訓練很少,祇有記誦翻譯希臘史詩劇本格言而已。學校和共和時代同樣是私人辦理;多就人家餘屋,或廟宇而設。教師多半是殘廢不能做別的職業的人。管理教習,異常嚴酷,尤其是時時的施行體罰,所以學校裏的兒童,僅僅受機械的訓練,而缺乏樂羣的精神。

(B) 文法學校 這是較高級的學校,有希臘拉丁兩種。希臘語多為僧侶所學習,因為藉此可以知道希臘祭典的儀式。教師稱 grammaticus。學科有文法,語言學,文學等科。間或也列有體操軍事訓練的科目。其機械的教法,和嚴峻的管理,與初等學校同。

(C) 修辭學校 (rhetorical school) 這是最高的專門學校,以養成法律或政治人材為主。言教師稱 rhetor。羅馬最重演說家,有辯才的人,便能立致顯達。所以訓練演說家的學校,也應需

要而起。教授方法重記誦，關於道德法律或政治問題的有名演說辭，都令學生記誦，並且練習語法和姿勢。

(D) 大學 希臘文化既大盛於羅馬，羅馬人到雅典亞里山地亞等大學肄業的逐漸加多。范斯伯欣帝 (Vespasian 於 69-79 A.D. 在位) 建圖書館於和平神廟，已奠羅馬大學的初基，後來恢擴講舍，設法律、建築、算學、機械、拉丁及希臘文法、修辭學等科，延教授主講。

三

羅馬學校既然很簡單，教育學說，也很沈寂。有名的教育者，只有雄辯家西色羅 (Cicero, 106-46 B.C.)、昆惕良 (Quintilian, 35-106 A.D.)、哲學家色尼加 (Seneca, 4 B.C.-65 A.D.)、歷史家普魯泰兌 (Plutarch, 46-120 A.D.)。其中尤以昆惕良爲重要，現在略述他的生平和學說於下。

昆惕良生於羅馬屬地西班牙的加拉俄羅利 (Calogurris) 地方。他曾在羅馬研究辯論術，歸

國後，從事教育，負一時博學鴻才的令名。設羅馬雄辯學校，門弟子靡然從之。他的名著，有辯論學（*Institutio Oratoria*）十二卷，說明辯論和修養的方法。昆氏最重兒童幼稚時期的習慣，他說保姆要操正確的語言，有純良的品格，因為幼稚時期的印象，至長大後不易泯沒。『如盛新器，其味常在。如染素絲，其色難變……兒童有了善良的習慣，還易流於惡，倘有惡劣的習慣，更怎樣改善呢？』他又承認，教育兒童，應適合年齡程度。教師督責不宜過急，使兒童對於所學，漸成厭惡，致終身不復感興趣。他對於體罰是很反對的。他說，教育者不能拿對付奴隸的態度來對付將來的國民。倘不能誘導訓誡，而驟行體罰，適足以引起兒童反感，使更陷於不善。教師果能教導有方，就決無施行體罰的必要。這種說話，確是當時一般學校教師所未見到的。

第五章 中古時代的教育

一

自西羅馬帝國的滅亡(476年)至東羅馬的滅亡(1453年)，其間約千餘年。這時的歐洲，蠻夷侵略，戎馬擾攘。人民幾全陷於蒙昧之中。文化教育，不絕如縷。史家稱這個時期爲「黑暗時期」。中古的教育權操諸教會。宗教以外，幾無學問可言。現先講宗教教育，次述經院學派，次述中古大學，次述武士教育。終述市民教育，以見當時教育之一斑。

基督教，是猶太人耶穌 (Jesus) 所創。耶穌以 4 B.C. 年生於猶太國耶路撒冷郊外的伯利恆 (Bethlehem)。父親約瑟是木工，母名馬利亞，傳說馬利亞在未出嫁以前，忽然感了神靈而懷孕。這是宗教上的神話。關於他的幼年，還有許多傳說。但在歷史上看，除去和父親同做木匠度着平凡的生活以外，並沒有什麼足記錄的事蹟。他三十歲時，有一位名叫約翰的，常常說：「神國近了。」促

人民悔悟，到約但（Jordan）河去受洗禮。約翰的宗教運動哄動一時，耶穌也受了他的洗禮，因而發生賴覺，彷彿自己就是上帝的兒子。於是退處曠野，和一切世界的誘惑奮鬪，經過猛烈的苦悶，纔決定了救世的規模，和傳道的計畫。

「耶穌清羸而奮勉之人格，受近世基督教藝術失當之尊崇，致改其面目。亦如釋迦之人格，由僧迦中人以袒胸趺坐之金身偶像，變其原形，真像莫覩。耶穌者，亦貧之教師也；恆往來於猶太各地間，赤日當空，風塵僕僕，資以餬口者，不過偶然之布施耳……語其性情，則極其誠懇，富於感情，易勃然發怒……語其教旨，則新穎簡單而深闊，即「上帝爲全世界之慈父，」「天國漸近於人境」是已……推其極，不但以上帝博愛，人類大同之名，而推翻親族之私愛，與家庭之關係已也，其教訓中，更明明反對經濟制度中一切階級，一切私有財產，及個人之優先權利等。彼以爲人類盡屬天國，其所有者，皆係天國之所有，人類惟一之合理生活，乃竭己所有，盡己所能，以行上帝之意志……在其大放光明之天國中，無財產，無權利，無可驕，亦無可尊，無所求，亦無所報，惟愛而已矣。時人習於幽闇，一旦受此強烈之光照耀，未有不昏眩惶駭，大聲反對者……無怪乎祭師等知此與若輩，勢不兩立，

而必欲置之死地；無怪乎羅馬軍士遇之，若有物焉盤旋於其思想中，將震撼其所受之訓練，遂至不知所措而發爲狂笑，戴耶穌以荆棘之冠冕，圍以朱紅之袍，嬉之爲愷撒，以快一時之意也。」（以上摘引韋爾斯世界史綱，見漢譯本上冊四二九——四三七頁。）紀元三十年，耶穌在耶路撒冷講道，被執，羅馬方伯彼拉多鞠訊之，判死刑。與盜二人同釘死於十字架上。

耶穌的教義，內容甚廣，不是幾句話所可概括。有兩點是最值得注意的：（一）耶穌的教義，是超越知識而基於信仰的。自蘇格拉底倡「知識卽德行」之說，哲學家所探求的，僅囿於正確的知識。耶穌的教義，卻從信仰出發而超於知識之上；甚至和知識相背馳，這是和希臘思想根本不同的。一點。韋爾斯氏說：墨子所謂，「諸侯相愛，則不野戰，家主相愛則不篡，人與人相愛則不相賊，君臣相愛則惠忠，父子相愛則慈孝，兄弟相愛則調和。天下之人皆相愛，則強不執弱，羣不暴寡，富不侮貧，貴不傲賤，詐不欺愚，」和耶穌的天國相近。其實墨子主「兼相愛，交相利，」是以利己心爲前提，訴諸人類的理智的；而耶穌主博愛，則以人類對於神的愛爲基點，訴諸人類的感情。依耶穌的教義，是由對神之愛而有對人之愛。人們在上帝的前面，承受上帝的慈愛，一律平等，毫無差別。上帝是全人類的

父，人類是上帝的孩子們，本來是同胞，何來人我之分呢？耶穌對門弟子講：『最大的誠命，是盡心，盡性，盡意，盡力去愛神，其次便是愛人。』只有信心，便生愛力，這是和墨子學說不同的地方。總之，耶穌說的不是哲學家的話，而是宗教家的話。崇奉他的話，也只有所謂『但應信仰，不應毀謗』了。（二）

耶穌的教義，重視來世，而蔑視現世。他的登山第一訓，示人八福，說：……『貧窮者福矣，以天國爲其國也。哀慟者福矣，以其必得慰安也。溫和者福矣，以其將奄有世界也。慕義如飢渴者福矣，以其必得飽足也。矜恤者福矣，以其將見矜恤也。清心者福矣，以其將見上帝也。使人和睦者福矣，以其將稱爲上帝之子也。爲義而受迫害者福矣，以天國乃其國也。』（馬太福音第五章。）從此靈魂的慰藉，使人生得一最後的歸宿，任現世如何痛苦，如何悲慘，爲了超生天國的一信念，卻不難『離一切苦，得究竟樂』了。我們知道，自羅馬帝國建立以後，承希臘文化的緒餘，理知的末流，趨入於懷疑、享樂的極端，趨入於利己和縱慾。一時驕奢淫佚，風俗頹靡，而人民的痛苦，也如水之深，如火之熱。耶穌本平等博愛，信仰來世之說，登高一呼，淺而易知，簡而易行。無論後來受若何的抨擊，而在當時，總不能不算

是長夜的晨光，衆生的福音了。

耶穌死後，教徒保羅 (Paul) 大昌其教，奮身宣傳，廣設教會，但初期教徒為當時政府所不容，大受迫害。他們常常在黑暗的夜裏，由山林地窟中，點一盞黯淡無光的燈，聚着許多信徒環泣祈禱。倘不幸給官吏捉了去，便放到御苑裏，縱猛獅搏噬，君臣聚觀，恣為笑樂；或者在身上很厚的裹起來，燒着當庭燎，慘酷達於極點。至君士坦丁 (Constantine) 為帝，始於 324 年定基督教為國教，經三百年的磨折，耶穌教才正式確立。所以說：『殉道者之血，是弘法之種子』 (The blood of martyrs is the seed of the church.)

在基督教的初期，教育文化事業，很為貧乏。一則因為他們的教義，為當時西歐野蠻人說法，談不上學術。二則教徒在暴力迫害之下，斷脰流血，艱危奮鬪，對於希臘羅馬學士的繁文詭辯，非常惡恨，無暇建學術的基礎。三則教徒冥心天國，屏絕世務，於人生所需的學識，本非所重（見 Compaire: History of Pedagogy, p. 63）及勢力漸強，傳播漸遠，才稍稍受希臘學術的薰染。至二三世紀始於亞力山地亞有問答學校 (catechetical school) 的組織，專事教義的辯證與宣揚。最著名的教父，有克里門 (Clement, 150-220) 和奧里琴 (Origen, 185-254)。

紀元 529 年，札斯的寧帝 (Justinian) 下令停閉一切非基督教的學校。於是中世紀一切教育，完全移於教父之手，而僧院學校 (monastic schools) 大興。僧侶所持之戒，以絕慾 (chastity)、安貧 (poverty)、服從 (obedience) 爲最要。大師聖培尼忒 (St. Benedict, 480-543) 制定戒律七十三條。僧徒於懺悔祈禱之外，每日勞動操作七小時，讀書二小時。書以聖經及宗教著述爲限。古文學、哲學，皆視爲邪說，攢不得讀。又因書不易得，各僧院都自設『抄書室』 (scriptorium) 命僧徒長日傳抄。在中古晦盲的時候，這些日抱遺編，摩挲傳寫的蕭寺孤僧，隱然延長了文化將絕之脈。僧侶於修道之暇，也常招院外的學生，授讀、寫、算等學科，是爲僧院學校。這是當時僅有的學校了。

紀元 800 年，佛蘭克 (Franks) 族的沙爾大帝 (Charlemagne) 建神聖羅馬帝國。他要普及文化教育於野蠻的日耳曼民族，下令推廣僧院學校，強迫僧人讀書。又請英人亞爾肯 (Alcuin, 735-804) 爲宮中侍講，創設宮庭學校，招皇族子女入學。那時的學問，就是所謂『七藝』 (seven liberal arts)。其中又分三科 (trivium) 與四科 (quadrivium)。三科是文法、修辭、辯證；四科是數學、幾何、音樂、天文。

克里門、亞爾肯在基督教教育上的貢獻，上面已提及了。這派的學者，後來稱爲「教父哲學者」。自十一至十四五世紀，教父的神學，漸受希臘思想的浸潤。許多學者想以哲學的方式，來證明宗教的信條，於是有經院學派或煩瑣學派 (scholasticism) 的興起。這派的目的，是想對於宗教的信條，給以合理的基礎。他們比較那教父哲學者把一般人的信仰，視爲事實的教義，而單加以系統的說明的，又進一步了。他們要把教義解釋成爲真理。譬如教父哲學者說：「神是人。」那末經院哲學者卻要說「神爲什麼是人？」不過根本上「神究竟是不是人」這問題，他們也是不問的。所以經院哲學，還不是眞眞探索真理的哲學，不過是把教義變成合理化罷了。其優點，是論證精微，剖析毫芒，而劣點是空虛煩瑣。無怪日本人把他們譯稱「煩瑣哲學者」。他們的方法，純取辯證術 (dialectic method)，其中心問題，是普遍 (universal) 和特殊 (particular) 的關係怎樣。自詭辯家以人爲萬物之權衡，認特殊之個體爲實在而後，蘇格拉底乃重普遍概念，柏拉圖繼之，更認原型觀念有客觀

的存在。到了經院學者，又分成兩派，一派承柏拉圖說，以普遍概念爲實在，爲神性中的原型；世間現象，不過是原型的摹本。這派叫唯實論（realism）。另一派說，所謂普遍概念，僅屬名詞，而實在則爲個體之事物，這叫唯名論（nominalism）。更有折衷兩派的，以爲普遍就存在於特殊之內，這叫概念論（conceptualism）。在這裏有幾個值得敘述的學者，分述於下：

愛利奇那（Erigena, Johannes Scotus）他的生死年月，大約在紀元 810-880 年之間。他青年時就學於愛爾蘭，精希臘語，很爲衆人所敬畏。法王嘉爾（Charles the Bald）聞他的名，聘到巴黎管理宮庭學校，待遇很優。晚年回英，擔任牛津大學講席，又做馬墨斯布利（Malmesbury）的主教。但他豪邁性成，頗招一班僧侶的怨恨。最後法皇目爲異端，終於羅毒刃而死。愛利奇那是把新柏拉圖學派的哲學，和基督教教義相調和。他以爲萬物由唯一的神出而復歸於神。差別性是由普通性分出來，由種生屬，由屬生個體。去彼我之別，而合一於神；人生目的纔能達到。他又主張真正的哲學，便是真正的宗教，哲學與宗教，是二而一的。在教育上，他會想把從來附麗於教權的寺院教育，改爲基於哲學的理性教育。所以經院哲學的大盛，雖在愛利奇那以後，可是這學派的始祖，總還要

推他。

安孫 (Anselm, 1033-1109) 是有名的唯實論者，生於意大利貴族的家庭。自幼篤信宗教，曾到法國有名的培克 (Beaumont) 寺院，跟着蘭富蘭克 (Lanfranc) 讀書，度寺院的生活。累升為寺長。後又繼蘭富蘭克做根德堡 (Canterbury) 底大主教。他以為宗教上的信仰，雖先知識而存在，但和知識合一的信仰，更為可貴。他想要把柏拉圖學說和基督教調和。他說：神是絕對的，因有無限的屬性，既有無限的屬性，那末他的存在是無可否定的。他又說：普徧是先特殊而立的實在，所以他是唯實論者。

羅斯林納 (Roscellinus) 是唯名論的健將，生死年月不詳。1096年他兩次遭羅馬教會的破門。他主張凡是普徧的東西，就不是實在；實在只是個體。所謂普徧，都不過是我們由抽象而成的觀念的名目罷了。

亞培拉特 (Abelard, 1079-1142) 生於能德 (Nantes)，是一個概念論者。他從羅斯林納求學，受羅氏唯名論的影響很大。他對於希臘哲學探究很深。亞里士多德更是他所傾倒的人物。他歷次

在米蘭、巴黎等處任教授，很有成績。1140年爲反對派學者所彈劾，受教皇破門罪的宣告。他的學說，從羅斯林納的唯名論出發，而歸結到亞里士多德的實在論。他以爲由存着神意中的觀念而後成各個事物的普遍性，普遍即存在於特殊之中，所以他是折衷的學者。

現在我們要總括的說一說：經院學派對教育上的影響，自愛利奇那而後，使基於教權的基督教教育，漸漸重理性和觀察，雖不能說後來科學的勃興，是發源於此；但至少有一些影響。至於中世紀末大學的成立，和大學講學的風氣，更不能不認經院學派爲根本的動力。

三

我們剛說過，大學講學的風氣，是起源於那時的經院學派。從學者和學生們相互研究的團體，就產生了所謂大學（university）。歐洲的大學，最早的是1050年間創設的意大利南部的薩勒諾（Salerno）大學。這個大學本是醫學校的初祖，後經政府的許可，加入哲學、法律諸科。不久波羅尼（Bologna）大學，也於1113年頃成立。初僅授法律，後經政府認可，加哲學、神學等科。學生人數

曾達一萬二千人之多。巴黎 (Paris) 大學創始於 1160 年，學生更多至二萬餘人。同時各地大學也先後興起，其間著名的有 1249 年的英國牛津 (Oxford) 大學和 1284 年的劍橋 (Cambridge) 大學。繼之者有德國的威因 (Wien)、海德堡 (Heidelberg)、哥爾 (Köln)、歐夫 (Erfurt)、來比錫 (Leipzig) 等，都一一確立起來。

大學課程，都由教皇用教令來規定。起初範圍很狹，至十三世紀而後，漸探亞里士多德著作爲教本。教學方法，因爲受了經院學派的影響，注重形式訓練。尤其是對於論理學，特加研討。哲學、神學、幾何、天文也很重視。當時大學在社會上很占勢力，便是當道的王侯，也不敢輕視，反而與以種種特權，來取得他們的歡心。如在法律上，經濟上，大學生可以免除服兵役、納糧稅的義務，且可免普通法庭的拘捕或處分。在學術上，大學有發給學位證明師資之權。

四

自羅馬衰亂以後，封建制度代興。在軍事擾攘之時，武士成爲社會上的主要人物。無論王侯地

主，都得借重他們來保護。所以武士教育，也應需要而產生。武士教育的理想，重服務，尚順從，尊婦女，愛主護教。所以他們的格言是：『把我的靈魂，獻之於上帝；生命獻之於君王，心情獻之於婦女，這是無上的榮譽。』至於他們教育的實施：兒童七歲，在家庭受教育，由父母講述古代英雄豪傑的軼聞遺事，激發他們慕義勇武的精神，並養成順從恭敬諸德。七歲至十四歲，入王侯宮廷充侍者（page），跟隨主人出入，並隨侍主婦。這時所學習的是音樂、詩歌、各種儀節。十四歲至二十歲，稱從士（squire），始得使用主人的武器，從主人遊戲、打獵、戰爭。這時的學科是乘馬、擊劍及各種戰術。二十一歲才行莊嚴的儀式，正式列為武士（knight）。凡武士應盡的本務，如敬神、服從長官、尊禮婦女、扶弱懲暴、愛護教徒，都在這時宣誓。中古俗世的武士制度，和宗教的僧侶制度，一樣是以固定的形式和組織，來實現社會的理想。

五

歐洲自十三世紀以後，因為新航路的開闢，航海業的發達，工藝製作的進步，幣制的改良，匯兌

的便利，使工商業在客觀條件上，得了許多方便和助力，呈着突飛的進步。這種經濟制度的變革，反映到政治上來，便是封建制度的崩潰，和市府的興。歐洲許多國家，在過去受過日耳曼人的蹂躪而衰落的，現在都有了活躍的氣象，日趨繁榮了。戶口的增多，財富的加厚，都是事實上的證明。商人在社會的地位，漸漸高升為中等階級了。貴族對於政權的壟斷，再也不是他們所能忍耐的了。於是市民要求各種權利，想脫離地主的羈絆。但是這些活動，處處都感覺到新知識的需求。人民對於智識，再也不容忽視了。結果，便是教育的進展，各商人團體，在這時設立了許多教授拉丁文法和算術的初級學校，這叫做基爾特 (guild school) 學校，還有一種市府所經營的市民 (burgher school) 學校，課程更是適應經濟上的情形。教師起初還是由僧侶擔任，以後市府互相團結，市民來學的人多了，才逐漸脫離了教會的勢力。中古時代，到了這裏，如漫漫長夜，鐘漏將殘，新時代的曙光，已浮於天際了。

參考書舉要

(一) 一般的

Boyd: History of Western Education.

Cubberley: History of Education.

Weber: History of Philosophy.

Wells: Outline of History.

(二) 關於希臘教育的

Freeman: Schools of Hellas.

Mahafty: Old Greek Education.

(三) 關於羅馬教育的

Clarke: Education of Children at Rome.

Laurie: Historical Survey of Pre-Christian Education.

(四) 關於中古教育的

Adams: Civilization during the Middle Ages.

Sandys: History of Classical Scholarship.

編主五雲王
庫文有萬

種千一集一第

育教代古洋西
著承憲孟

號一〇五路山寶海上
五雲王 人行發
路山寶海上海
館書印務商 所刷印
埠各及海上
館書印務商 所行發

版初月四年十二國民華中

究必印翻權作著有書此

The Complete Library
Edited by
Y. W. WONG

THE WESTERN ANCIENT EDUCATION
BY H. C MENG
PUBLISHED BY Y. W. WONG
THE COMMERCIAL PRESS, LTD.

Shanghai, China
1931
All Rights Reserved

039346



Z121.5